

兵谣

日子三部曲

〔修订版〕

黄国荣◎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日
子
三
部
曲

兵 谣



黄国荣◎著

〔修订版〕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谣 / 黄国荣著. —修订本.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 10
(日子三部曲)

ISBN 978-7-5033-2350-8

I. ①兵…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1906 号

书 名:兵 谣

作 者:黄国荣

责任编辑:侯建飞

封面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bb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45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50-8

定 价: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谁解其中味

——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

日子三部曲：《兵谣》、《乡谣》、《街谣》修订版终于要重新出版了。本是白话小说，语言也平实朴素，内容不过军人、农民、书商的平常日子，亦无引经据典，更无诗词曲赋，无须赘言解析。但三部曲的第一部《兵谣》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至今已近十五年之久，今天又重新修订再版总有些缘由，所谓序，也就说明一下缘由而已。

其实三部曲重新修订，动因不在今天再版，主要是三年前台湾兄弟李锡东先生要陆续出繁体版，竖排版式页面字数少，《乡谣》和《街谣》厚如陈砖，且作品面世后，自己感到一些不尽初意之处，借此机会，于二〇〇七年修订了《乡谣》，台湾版更名为《日子》；二〇一〇年修订了《街谣》，台湾版更名为《书商》；自己一直对《兵谣》的文字不太满意，台湾出版因篇幅合适，当时抽不出时间修订，故文字未作改动，只更名为《突围》，这次再版，咬了咬牙，重新作了修订。再则至今时常有人在我的博客和邮箱里留言，对这三部作品表示喜爱关注，还有不少读者求购但买不到书，读者越是喜爱，我越得对读者负责。

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数《街谣》，不只文字润色，结构上也作了较大调整，篇幅压缩了近六万字。其次是《兵谣》，结构和风格虽保持了原貌，但全书文字在不改变原汁原味的前提下

重新逐段逐句过了一遍。《乡谣》只改动了开头章节，全书保持了原貌和原有的风味。

虽是修订，但敝人为文向来一根筋，不达本意不罢休，尤其是《街谣》，原作差不多只当做初稿，费了再度创作的心血。也有朋友劝我，这三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和文坛已有定论，广播连播了，电视也拍了，奖也得了，何必这么劳神费力。这让我想起曹雪芹老先生的那首小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合此意。李锡东老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说，真正的作家跟常人做事真不一样，有时候确实有点痴迷，去年大哥在台湾时，别人都去台中、台东、台南游览了，他却把自己关在王朝饭店的房间里修订《街谣》。

作品是作家的孩子，总希望更多的人喜爱她。

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大慧寺清虚斋

脊 梁

——《兵谣》台湾版自序

《兵谣》于公元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此后曾多次再版。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力，人物的生命力源自他的艺术个性是否独特，灵魂是否不朽。这是一种高度，我一直致力于此，或许别人不以为然。

古义宝这个人物诞生十一年了，他之所以至今能让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中国军人喜爱，是因为他能够让他们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年前一位退伍军人发来邮件，说他的命运几乎跟古义宝一样，他读了小说想再看到电视剧，打听如何求购光盘。福建一位书店经理，读完小说，另买了九本书，分别寄给最要好的九个战友，说这是写咱们的小说。一位野战部队的战士来信说，他要是早一年读到《兵谣》，他可能会是另一种命运。一位秦皇岛电视台的导演来信感谢，无意间《兵谣》陪伴了他们一个月的海防采访生活，让他们一车人真正了解了当代军人，使他们的采访生活富有美好的回忆。评论家孟繁华至二〇〇三年才读到此书，称它“是军旅文学中最优秀的‘成长小说’”。它“最大不同就在于，它在否定‘国家寓言’式的成长小说类型的同时，也改写了当下‘私语’言说的成长小说类型。更难能可贵的是，《兵谣》是在主流话语的范畴之内

展开人物的成长历程的”。

台湾及海外的读者对解放军完全陌生,或许正因为陌生,它可能把你带进一个全新而奇异的世界,让你认识另一种完全不认识的军人。

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由人组成,这里的人同样“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和平时期的军人注定了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因为军人的职业本身是一对矛盾:使命是保卫和平,职业是屠杀人类。以战争保卫和平,以屠杀消灭战争。养兵千日的惟一目的,就是铸炼不可战胜又战无不胜的坚强战斗力,但一切付出的价值在和平时期往往难以得到证实,引而不发,备而不战,为此付出一生心血和才智的军人,可能终于无功无勋。

坚强战斗力的形成在于这一群体、这一团队所有成员那一根根脊梁的硬度和质量。和平时期各国军队都在以各自的方式锤炼自己兵们的那根脊梁。古义宝就是中国军人锤炼脊梁的典型,他走过的人生之路就是中国军人的成长之路。

写一个人的失败容易,写一个人失败之后的死而复生难。现实的人生因失败挫折而一蹶不振者比比皆是,断了脊梁再挺立起来活出别样的无畏者少有。古义宝当是这少有之中的佼佼者。

有人说我所写的“农家军歌”是另一种旋律,深沉中有高亢。我觉得他看出了门道。这种高亢绝非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高音,而是进行曲中高潮的强音,没有强音组成的高潮,就不成其为交响乐,只能是小夜曲,或者哀乐。一部作品同样如此,没有高亢与悲壮难成其为军事小说,这是人性所决定的。与军人

整天为伴的是枪与炮,真正的军人嗜枪炮如命,枪炮握在他们手里如同捏着自己的命。枪炮都由特殊的钢材制造,枪炮的品格潜移默化了军人的品格。没有钢一般坚硬的脊梁,军人无法扛起枪,也无力摇起炮。

古义宝身为军人,但生不逢时,因为是和平时期,他又是个后勤兵,他几乎没有扛枪操炮的机会。他身穿军装,但没有与枪炮为伴,所以他不知如何找军旅人生的准星,也不识瞄准具,于是他误入歧途。他自以为攀登到了人生的光辉顶点,其实他压根没有军人的脊梁,像哈巴狗一样委琐,注定跌入万丈深渊,从“模范”一下滑到“罪犯”的边缘。他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到地上,在人们的唾弃中慢慢闻到了军人血性的气味,在别人鄙视的目光中慢慢品味出硝烟的滋味,在领导的冷落中慢慢领略到枪炮的品格。他用自己的舌头一点点舔尽身上的血迹,用自己的汗水一点点洗净身上的污垢,以耻辱一点点磨炼那根被弯曲了的脊梁。他终又站了起来,站立成一个大写的人字。

在李锡东先生的帮助下,古义宝终于要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见面了。你们可能对他非常陌生,但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与他交朋友,因为他血管里跟你们一样,流的是炎黄的血。

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于北京皇家大饭店

主要人物

古义宝——当代军人，士兵、司务长、副指导员、指导员。解放军中的“于连”式人物。奋斗中被名利诱惑灵魂裂变，写的说的做的都是假象，真爱真话真心见不得阳光；“模范”跌到“罪犯”边缘，起死回生的炼狱找回本我真我，重新站立书写大我。

赵昌进——军人，新闻干事、副科长、科长、团政委。古义宝的人生教父。妙笔生花，将古义宝点化成金；循循善诱，让古义宝丧失本性；宣扬他人实为宣扬自己，见风使舵永远破浪前进。

文 兴——军人，文化干事、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古义宝的心灵教父。是严师又是兄长，呵护古义宝灵魂责无旁贷；只尽责任不计恩怨，显达衰落都真诚相待。

刘金根——军人，士兵、排长、副连长，古义宝同乡。当面老乡，背后对手，明争暗斗，落井下石，自食其果。

林春芳——古义宝妻子。有一颗宽容透明的心，一生只爱一次，认准了全身心交付，以夫荣为荣、夫辱为辱。

尚 晶——刘金根妻子，古义宝恋人。时尚开放，敢爱敢恨，后悔的事不做，做过的事决不后悔。

白海棠——寡妇，古义宝的红颜知己。红颜薄命，男人克星；心地善良，生活里手。

目 录

谁解其中味——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	001
脊梁——《兵谣》台湾版自序	001
上卷·入梦	001
下卷·出梦	107
跋·上帝给的日子	245
代后记·一个人的诞生	250

上卷

入梦

新兵要集结开拔了。

公社大院子里比唱大戏还欢闹。一个新兵围一堆人，爹娘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再加小哥们，有的还有未婚妻。这个嘱咐他要听长官的话，那个要他好好干，这个让他别想家，未婚妻咬耳朵让他到了外面别变心。小伙子一个个穿上新军装都变了模样，头一次感觉自己在父母兄弟姐妹和哥们面前一下子成人物了，喜得合不拢嘴。

古家坡有两个新兵，一个叫古义宝，一个是刘金根。

刘金根像头起性的小骡驹，满院子欢蹿。

古义宝却苦着脸，没有一点高兴，送行也只有他爹一个，连他对象林春芳都没来，满院子新兵他成了个别，成了人家的反照。按说他当兵又定亲，双喜临门，乐得蹦乐得唱才对头，他这是怎么啦？

当兵，他不知做多少梦了。早在两年前晕倒在坡上那个上午就有了这念头，具体点说就是他们村那个在外面当什么司令员的坐着小轿车回家看爹娘那个上午有的。那日清晨，他起晚了，天亮前做梦娶媳妇滑了精，回笼觉一睡睡过了。娘数落了几句，本来一看那黑不叽叽的地瓜煎饼就没多少胃口，让娘一数落赌气抹了把脸，梗着脖子就出门上工去了。那一日队里往山上送肥，一人一辆推车。一车肥好几百斤，你一车我一车，你一趟我一趟，谁也做不得假，谁也偷不得力。更要命的是满车一路是上坡，回来空车才是下坡。加上刘金根这小子干什么都爱跟他较劲，古义宝又特别要脸面，粗活细活、出力用脑，他哪样也不愿输人。气可以赌，力却不从心。送到第三趟古义宝就浑身冒虚汗，上坡腿肚直打颤。年轻小伙子谁不要面子，何况古义宝又特别要面子，没劲也得忍着。空车回村路上，他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偷偷掰了个青玉米连玉米棒一起嚼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

吃心发慌,送到第五趟,身子由不得面子了,他让人落在了坡下,刘金根落他时还故意唱着歌喊他,伙伴们推着空车返回时他才拱到半山坡,他当然不会让人帮他,也没人要帮他,他们扔下一堆笑下山去了。古义宝咬着牙一步一步把那车肥送上坡,弓腰放下车,刚一抬头,眼前突然一黑,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风把他吹醒,山上除了风吹着小草摇晃什么都没有,连只麻雀都没有,只他一个孤零零地晕倒在坡地,没有谁管他,心里不免一酸。他顿时冒出一个念头,若要是他不再醒来,等于死一条狗一样。两滴冰凉而枯瘦的眼泪滚出眼角。说不上是他推车子还是车子支撑着他回到村里,村子里竟过年一样欢乐。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围在地主家门前,平常没人进这家门,路过都不愿瞅一眼那大门。今日可不一样了,他家虽仍是地主,但有一辆漆黑的小轿车停在他家门口,那一位穿军装的司令员是那老地主的儿子,他拆开整盒的香烟朝男爷们扔,他老婆则给女人和孩子们发着饼干和糖块。拿到烟的滋滋地吸着嗜着,拿到糖的甜甜地喷着吮着,喜气把过去的敌对情绪驱赶得无影无踪。

古义宝没有走进这圈子,不是他阶级斗争觉悟高,而是一个深奥的疑问拽着他立在圈外,尽管他这时候特别需要饼干和糖,但他没上前伸手。他在想是什么驱赶走昨日的冷落?又是什么让敌视变成亲善?他只有初中毕业,这个吃地瓜煎饼长成的脑袋瓜里没滋生多少思想,脑壳里脑髓的褶皱也没那么复杂,他没找到完满的答案,但他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家里只要有了当大官的,就没有人敢欺负。就在这时候,他竟忘掉了饥渴,脑子里生出一定要当兵的念头。

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古义宝哭了,哭得像死娘老子一样动情。但他这哭不是悲,而是喜,他梦想成了真,心想事竟成,这辈子还没撞着过这种美事,他不哭怎么办?不哭出来弄不好也像范进那憋傻了。

第二天他爹郑重其事跟他说,是林春芳托她姑父使了暗劲,找

武装部长喝了吃了还送了东西，要不这么多人争着当兵能轮着他。这恩不能不报，别再三心二意了，赶紧跟林春芳把亲事定下。古义宝顿时清醒过来，对林春芳的感激便从心底生出，他是不相信自己有这命。第二天晚上，他家摆了席，送他是其一，谢人也是真，更重要的还是把他跟林春芳的亲事敲定。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亲戚，能请来的都请来了。林春芳当然要来帮忙。饭后送走客人，义宝娘撵走弟弟妹妹，故意闪出空来让他们俩在炕屋说说话。

古义宝有生以来头一次单独面对面跟姑娘坐在一起。农村不比城市，一谈恋爱，在公共汽车上都能旁若无人抱成一团亲昵；在乡村定了婚，虽在一个村，平时也很少见面，就算见面也不会两个单独凑一起说，要不长辈会背后戳脊梁。两人坐在炕沿上，都钩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一时都找不着话好说，心里却都有只小兔子在蹿动。倒是林春芳主动扭了头，乡下姑娘心眼死，一定亲，她就铁了心，把自己这一辈子跟那人拧到了一起。她这时想到一去就是三年不能见面，很是恋恋不舍。古义宝发现林春芳定定地愣着眼睛看他，那眼光灼得点着他心里那火，他立即觉得嘴里干渴得很，不明白是菜吃多了还是因林春芳那火辣辣的眼睛把他烧的。接着他闻到一股幽幽的雪花膏清香，香得他气不够喘了。两人就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得都觉着炕烧得太热，屋里也太闷。古义宝便提议到外面走走，林春芳非常愿意。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这里没马路也没公园，他们只好到场院里去转。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古义宝说咱们坐坐，林春芳说好。两人就在一个麦秸垛旁边坐下。还是古义宝先开口，他说林春芳谢谢你。古义宝说的是真心话，林春芳也听出是真心话，心里甜蜜蜜的，本来心里想说谢啥，都两口子了还谢，可她不愿这么说，她把话反过来。她说，别拿空话填和人，一出去还不知把人家忘成啥样呢。林春芳把这话说得酸溜溜的。

这酸溜溜的话一进古义宝的耳朵，心里那只小兔子拱得更欢腾。他觉得她有些可怜有些委屈，顿时就生出许多男子汉的责任感来。他身不由己地伸出一只手一下握住了林春芳的一只手，紧紧地

捏着,这一捏不要紧,两人都浑身发热喘不过气来了。古义宝打摆子似的说,我要忘了你,我就……古义宝的后半句话被林春芳的另一只手捂住了。古义宝顺便就拿嘴唇亲了林春芳的手心。林春芳那手被烫了一样立即缩了回去,羞答答地低下了头,轻轻地说,当兵出息了,扔农村姑娘的有得是。他们已经挨得很近了,彼此都能感觉对方呼出的热气。古义宝那时只想人得讲良心,她这么帮他,他一定给她承诺,让她放心。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很认真地说,你要是不放心,我现在就跟你定死。林春芳疑惑地问,定死,咋定死?

没等林春芳反应过来,古义宝已把她的两只手捧在了手里。除了父母,他们从来没跟异性这么接触过,古义宝的手在颤抖,林春芳心里慌乱哄哄,浑身着了火似的发热,身子立即瘫软得像面条……

他们谁也没有去想他们做下的事意味着什么,这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林春芳失去的是什麼,古义宝又得到什麼。那时他们没有时间去想,他们的脑子也不会这么去想,他们只是都觉得需要这种表白和承诺。

古义宝从麦秸垛里站起来,慌乱地拍打沾到身上的麦草时,一下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是军人,悔恨立即控制了他。他倒并不是精神境界突然升华到军人的觉悟,也不是突然想到这事的后果,他只是知道没结婚就做这种事见不得人,这种事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按部队规矩论是违反军纪,要是让接兵首长知道了弄不好这兵就当不成。部队首长跟他们见面时说了,穿上军装就成了军人,一切都要按军人的规定要求自己。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把这话给忘了呢!

后悔之中,古义宝有点怨林春芳,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这样没主意,怎么就这么随他摆布呢!所以,他坚决不让林春芳去送他,别他们再自己找事,让部队首长发现问题。

还有让他不高兴的是他小弟弟。部队首长给他们交代得明明白白,说照例穿上军装就不允许回家了,只是因为公社没地方住。回家后,一不准把发放的东西送人或留在家里,发的都是装备;二不准把

军装被褥弄脏,新兵就一套军装,被褥要满四年才能换发,弄脏了没法换洗;三是穿上军装就是军人,军人的一切行动要听指挥,回家后不许喝酒不许违纪违法。回家后他小弟弟闹着要盖他的军棉被。他娘让他闹得没办法,临走那晚就让他盖了一晚上。谁想这小子夜里尿了炕,把他的新被子尿湿了一大片。

古义宝到公社集结,一路上提不起神来,他听不见欢闹的鼓乐,眼睛里只有一路黄土,田野里稀疏的麦苗几乎跟泥土一个色,远看就一片荒地;路边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干枯的酸枣棵,还有一些干枯的茅草在寒风中抖动。一路荒草稀疏兔子不拉屎的大片土地更让他惊觉,从申请入伍到穿上这套军装,他做了不少坏事,体检时喝凉水降血压、与林春芳偷着提前做夫妻、让弟弟尿湿棉被,没做一件好事;他警告自己,如果这样下去就白费了他写决心书那鲜血,现在怎么离开,三年仍怎么回来,一辈子就干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营生。他看着那些精神抖擞的同乡战友,一个个精神百倍地超过他而去,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向前别人就向前。

“义宝,林春芳怎么也不来送送?”刘金根这些天一直处在亢奋状态。

“我们散了。”

“骗鬼呢!前天小两口还躲在屋里亲热,你娘没让我去打扰。”

古义宝那脸刷地红了,他急了眼:“金根,到部队你要是跟人说我已经有对象,我跟你拼。”

“嘿,这是怎么啦?当兵又不是去做和尚,有对象怕啥?”

“我小人在先,这么早找对象,不是什么光荣事,我不愿意让部队的战友和首长知道这事,你听明白了,要是别人知道了,我就把你在学校干的那事抖搂出去。”古义宝说得一本正经,没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刘金根立即就没了脾气,就跟那次刘金根背着他在文兴面前损他,古义宝立时让他额头鼓起个包包一样,刘金根见古义宝要吃人似的眼睛,立即就闭了嘴。刘金根究竟有什么把柄让古义宝捏着,只

有他俩知道。

车要开了。新兵们排着队领路上的食品。嗨，古义宝没站在新兵的队伍里，却勤快着手脚在帮带兵班抬食品，抬完食品不算还帮着班长拿食品发给新兵，新兵都领完食品，他最后一个才领。

新兵们开始排队上车。解放军版卡车搭着帐篷，车屁股后面敞着口，坐后面要吃土，都想往前面坐，可又不敢。古义宝悄悄地从队伍中间出来了，他借扶别人上车之机，站到一边专门为大家服务。新兵一个个都上了车，他再帮司机一起关上挡板，又帮着煞紧篷布绳，然后才上车坐到最后面。这一些举动都被细心的文兴干事看在了眼里，他是师文化干事，特意到接兵站来挑文体骨干。文兴不光自己发现了古义宝的行为，他还让接兵连长注意到了古义宝。

二

熄灯号吹灭营区的一盏盏灯，吹去连队的喧闹。夜色伴着节奏柔曼的涛声把军营带入朦胧。已经下到连队的新兵们还没习惯这种刻板的一切行动听号令指挥的生活。不管你困还是不困，熄灯号一响你必须立马熄灯上床睡觉；无论酷暑严寒雨雪风霜，无论你怎么累如何好睡，起床号一响就得身下安弹簧般弹起穿衣下床。

古义宝静静地躺在床上，躺在炊事班靠门的双层床上铺。下铺老兵的呼噜已奏出旋律，两眼还瞪得牛蛋一样看着屋顶天花板。

新兵连训练结束，古义宝和刘金根一起被接兵连长带到了守备三连。刘金根分到八五炮排，古义宝分到火力排。四天后古义宝向连长交上请调报告，要求上炊事班。第六天，古义宝被批准上炊事班。那天晚饭后刘金根找了古义宝，神秘秘地把他拉到背人处。

你小子玩什么鬼心眼，怎么申请上炊事班呢？刘金根一副责问的神态。古义宝当然不能跟他说实话，他说现在咱们都穿上军装了，又是老乡，不能再你争我斗狗肚鸡肠，咱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照应才对。刘金根嘿嘿一笑，说理是这理，那你就跟我说实话，打